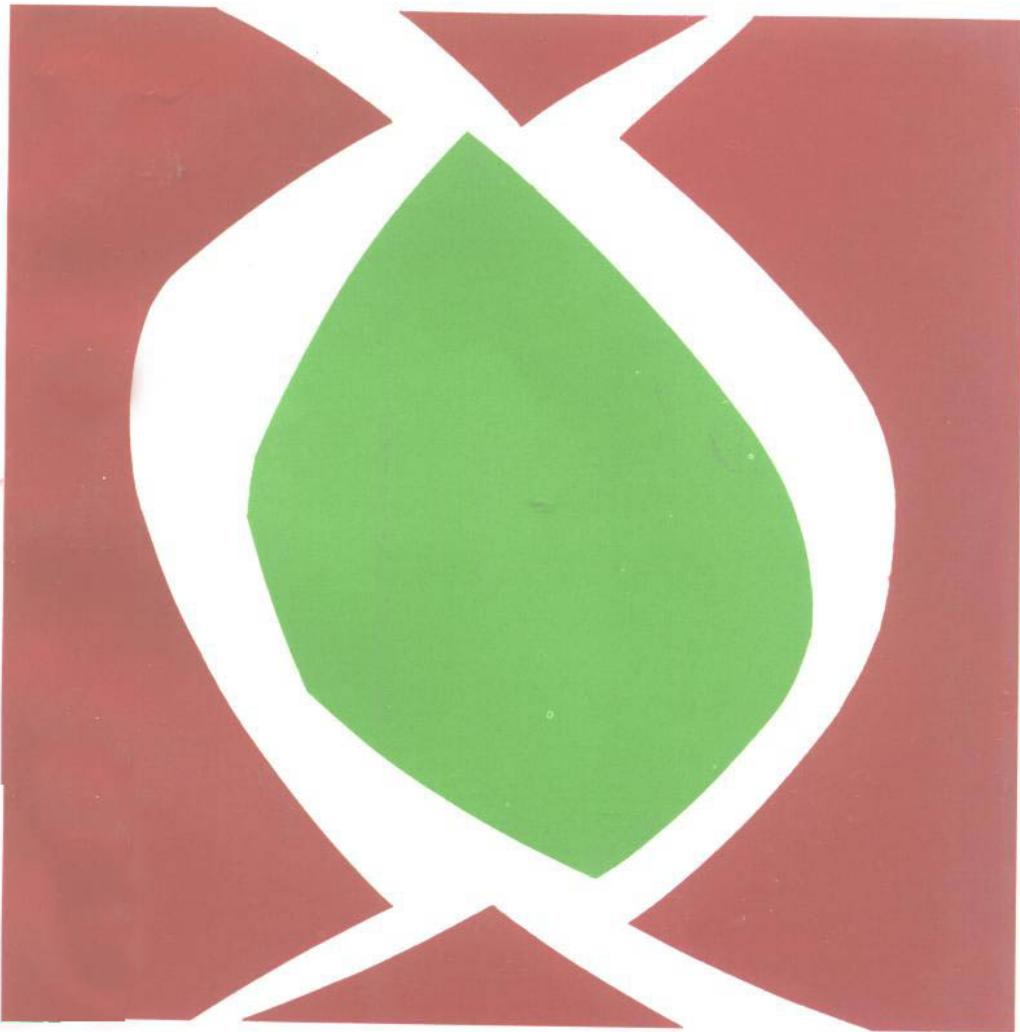


*Stories of Chinese
women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preparatory
activities for the
1995 NGO Forum on Women*

**REFLECTIONS
& RESONANCE**

女性的反响

一群曾参与九五妇女大会
国际筹备会议的中国女性的心声结集



女性的反响

一群曾参与九五妇女大会
国际筹备会议的中国女性的心声结集

福特基金会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21号

国际俱乐部 100020

1995年3月

序言

无论任何地方任何情况，真相都一定会增加事情的复杂性。但寻求真相正是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妇女才刚刚开始发掘关于自己的真义；但当中，已有不少人想从这场斗争中退下来休息一会儿，乐于在大家几经辛苦挖掘出来的碎片旁边躺下，以为这些已经足够。每想到此，我都觉得浑身乏力。

一切值得享有的政治，一切值得享有的关系，都在要求我们向更深处挖下去。

阿德里安娜·里奇

每一日，电台、电视、报纸和巨型广告牌都在提醒北京的市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快来了。早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一面有大会标志和一万个签名的旗帜已在中山公园飘扬。

对公众来说，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妇女研讨会和联合国部长级会议可能没有什么分别。但对部分中国妇女来说，分别实在明显不过，对她们来说，这是头一回非政府组织活动有形有势，有共鸣有回响。过去两年，这群妇女均积极参与全球各地掀起的旋风式的非政府组织活动。

在争取妇女权益的问题上，她们带来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成就；在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目标上，她们带来了多姿多采的启示

和视野。当“feminism”一词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贴切的译法、“非政府组织”只是刚出生的婴儿，席地而坐、七嘴八舌地以参与和游说作为优先战略的非政府组织还是崭新的概念时，她们已昂首阔步，踏上国际妇女运动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更有幸能与部份中国妇女并肩探索这段“北京之路”(Road to Beijing)。《女性的反响》的意念便是在这条路上孕育出来的。

路上有六个大站，是六个地区性会议：亚洲太平洋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发展研讨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1994 维也纳非政府组织论坛、非洲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西亚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地区筹备会议和北欧论坛。此外，还有三个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筹备会议平行并进的非政府组织咨询会议。以及在此期间召开的三个联合国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论坛：维也纳人权会议非政府组织论坛、开罗人口与发展会议非政府组织论坛和哥本哈根社发首脑会议非政府组织论坛。这些论坛使妇女非政府组织得以磨练技术和确定它们参与北京大会的重点。

中国妇女之能够参加上述及其他会议，实有赖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充份支持。福特基金会特于一九九三年开展一个项目：赞助超过一百名中国妇女到海外参加非政府组织筹备活动，并会晤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人士。这项目得到加拿大 CIDA 鼎力支持。其他赞助团体包括 SIDA、DANIDA、环球妇女基金、国际妇女权利监察网、UNIFEM 和 UNFPA。

我们和这群妇女共事得到了乐趣，也得到了启发。在加入国际妇女运动行列中，她们感受到的兴奋和遭遇到的挫折，我们均感同身受。面对困难时，她们表现的机智、幽默和决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而最深刻的，是我们的信念再次得到肯定：在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里，认识彼此的异同正是妇女运动的力量所在。路不单通往北京，也将通往更全面、更广泛的全

球姐妹大团结。

基于这个精神,我们觉得实在有需要让国内和海外的妇女来认识这群中国妇女,来了解她们怎样开始接触国际妇女运动。事情的重要性,不单在于它提供资讯,也在于它赋与力量。《女性的反响》的作者年龄参差,其中有老师、学生、新闻从业员、律师、社会工作者、医疗人员和研究员。在忙碌的生活里,她们以参与不同团体的工作(有些团体经验丰富,有些幼嫩年轻)来表达她们对妇女运动的承诺。

这群妇女的个人反响,或多或少捕捉了这段“北京之路”在东道主引发的感情波动和思考,而她们的心意和反思的回响,将继往开来,成为下一代中国妇女共享的财产。毫无疑问,这群女性的反响是全球妇女历史的一个环节,它证明了无数“小小的胜利”加起来便会产生重大的改变。

在时间的洪流里,1995 妇女论坛只是一点一滴。但由无数筹备活动、走廊里的谈话、跨越国籍和言语界限的友谊编织出来的锦绣,仍然留在织梭机上。它会继续创造新的交流和行动,它的图案会随着时间经验和改变。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妇女经验的一些思绪;它容许我们听到她们的故事,也鼓励我们拾起缕缕丝线去编织一个属于我们的、更美好的、更公平的世界。

这本书属于所有给它下笔和促使它出生的妇女。对于她们每一位,我们致以衷心的感激。但我们也想特别多谢编辑黄婉玲。她在香港出生,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受教育,本身是位剧作家和故事人。她给这份需要同心协力的工作注入了心意和信念,使过程与成果同样重要。她穿梭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疆界中间,编织出丰富的姐妹情谊图案,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高声向她致谢,并向令这本书得以成为事实的娘子军致敬。

司徒丽莎、白梅

一九九五年三月

编者的话

一九九四年九月从司徒丽莎(Lisa Stearns)手中接过一叠报告和剪报，便开始了本书《女性的反响》的另一新阶段。周围的人总说：“我们已忘记如何写报告以外的文字”，便想：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是的，现在这书共有四十九篇个人文章、两篇小组共识、三篇闲谈实录。第一部份《我心我影》共有二十四篇文章，全是发自内心的个人抒发；第二部份《我见我闻》共有二十七篇文章，均是作者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和体会；至于第三部份《闲谈说笑》更是敞开心扉的交流和分享。谁再能说她们只会写报告？

要提的倒有三点：

一、“我”与“我们”。全本书除了少部份作品尚沿用“我们”这个集体词汇外，大部份作品都以“我”为主体。中国人尚谦让，敬群体，往往把“我”放在“我们”以下，一可以继承忠厚和中庸之道，二可以免受“枪打出头鸟”的历史包袱所牵制。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的意识已慢慢接受“我”作为个体的单位词；也由于经济开放引发的社会气候转变，人们也慢慢意识到谦虚不一定是美德，自己的优点还得要让人知道。认识到这一点，我在邀稿信里，强烈请求作者们大胆运用“我”，来一次直接了当的“我手写我心”。故此，若有读者质疑这群女的何以老是说“我”的话，这其实是编者的要求和组稿的方向。况且，正如毛主席所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所做的贡献和对生活的感受，当然是应该骄傲地、坦然地表达出来。对于作者们的勇于分享和表达，我在此，致以十二万分的谢

忱和拜服。

二、《我的故事》和正文。每篇正文都附有一篇《我的故事》，除了五篇是用现成的资料整理出来以外，其它全由作者运用她们喜爱的手法书写而成。这一系列《我的故事》正好表达了这一群妇女的时代背景和经历。也由于每个作者的背景和信念不同，读者会发现全书的观点多样化；文字风格更是五花八门。而司徒丽莎提议的书信体更广受作者欢迎。读者也会发现相同的会议，不同的作者会沿用不同的简写或会议主题作为会议名称。还有，“女强人”一词，英译是“iron woman”；非政府组织是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 NGO。

三、一支娘子军。这本《女性的反响》共有两个版本：中文和英文版。意念源于司徒丽莎，得到白梅(Mary Ann Burris)大力支持。参与者清一色是女性。作者共有六十二人（包括小组讨论和闲谈参与），英文翻译主力由两个非政府组织承担：一是“东西方相遇”小组的吕莉媛、罗奇志、徐丽、柳松、曹晖、葛友俐、黄桢、路宇和负责文字处理的苏茜(Susie Jolly)、高州安(Joanne Gottesman)，二是“中加女青年项目”的弋玫(Kimberley Manning)、朱晓冬、丘心颖、刘东晓、李斌、沙莎、龚燕灵、黄长奇和黄进舟。其他参与者还有为中文版出了力的陈顺馨、张慧敏；英文版的刘玮、吴秀文、苏丹涛、张昭宁、梁文霞、蒲秀眉和负责文字处理的张宝玲和李载英。而最难得的是得到老前辈兼中国的老朋友帕特·爱德乐(Pat Adler)为我们英文版文字把关。美术设计是李书英，中文版式和输入是雷玉玲，校对是刘学青，英文版式输入是孙丹晟和朱晓冬。印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生产办公室主任是张亚琴。连同福特基金会的王燕、杨冬松、郑虹、范海燕、郭伟、高卫、张乐伦和萨支红，我们是一支名符其实的娘子军，约九十人。

九月开始酝酿，十月闲谈，十二月邀稿，一月集稿，二月追稿和翻译，三月印刷。期间，我们这支娘子军当中，有初因找不到工作而

忧累不堪，继而成功获聘，有患癌而不能就笔，有抗癌胜利而全情投入，有失去女儿而仍坚持参与，有离开中国前的最后投稿，亦有好几位是头一次利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事和体会的姐妹。

这段光景在漫长的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微不足道的几个月，但在'95世界妇女大会的前夕，却实在是一段令人系以今生的姐妹情谊。正如刘伯红在她的文章所说，妇女的祖国是整个世界。我虽不生在北京，生在香港，但能有此机会与众多前辈同事一起合作与分享每人的才华和心事，实在是我的幸运。这一切缘起，则要衷心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无比支持、司徒丽莎和白梅的姐妹情谊。最后，更要多谢朱晓冬和她的一家、吴青老师和陈恕老师，他们的关怀与照顾使我在北京有了回家的温暖。

黄婉玲

目 录

序言 白 梅 司徒丽莎(I)

编者的话 黄婉玲(IV)

我心我影



敞开你的心扉 宫 倩(1)

女孩子长大为了要嫁人 葛友俐(4)

我为筹款奔忙 王行娟(8)

眼睛和心的对话 尚绍华(14)

真正地活出女人味来

——写给一位即将远行的中国女孩 陈 颀(18)
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公众

——一个女学者的社会工作道路 陈一筠(23)
美好愿望

——给哈莱姆区一姐妹的信 邓春黎(29)

认真,是女人的天性吗? 汪永晨(32)

工作中的感悟 龙 迪(36)

回到自己人中间来

——给 CSWS 朋友们的信 乐 梅(41)
革命,从家庭开始 张李望(46)

我们如何面向世界?

- 关于“接轨”的断想 谢丽华(50)
培养一颗丰润的心 汪晓敏(55)
真与诚 吴青(57)
和妈妈谈心
- 四封家信 林琳(62)
我的心愿
- 写给“马姐”们 和钟华(67)
妇女研究和我 谭深(73)
回望 1994 年
- 致女友的一封信 梁海月(78)
我与“华光妇女热线” 刘光华(83)
笑谈自己 罗晓路(87)
年龄和经验不再是鸿沟 朱晓冬(89)
我的姓名 黄庆(96)
我们的项目,我们的行动
- 记中加女青年项目 中加女青年项目(100)
我们追求什么? 东西方相遇小组(104)

我见我闻



- 我们的祖国是整个世界 刘伯红(108)
安曼飞鸿 董进霞(114)
走向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的
NGO 妇女论坛 刘光敏(117)

参加马尼拉会议小结	陶春芳(124)
中国妇女已积极行动起来了	宋玉华(126)
触动及其它	王家湘(128)
理解无价	刘东晓(132)
新奇与丰盛的收获	
——维也纳之行侧记	张喜阳(135)
悟	杨经纬(141)
北欧见闻的思考	罗萍(144)
我到了里约热内卢	
——给妈妈的信	顾宁(152)
难忘的马尼拉会议	郭建梅(155)
小故事二则	马忆南(159)
从达喀尔到迁西县	
——给朋友的一封信	陈明侠(161)
访问妇女环境和发展组织	朱玲(165)
夏娃们的天空	
——维也纳国际妇女会议掠影	林华(170)
访美归来谈'95	熊蕾(173)
“唯一指定专用苹果”引出的话题	信春鹰(177)
非洲塞内加尔妇女的积极参与	金安融(180)
阿根廷之行随感	王琪(182)
我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	李平(186)
时代大潮中的思绪	乐平(191)
征服对妇女的暴力	刘梦(195)
维也纳 NGO 会议有感	张宪(199)
欧洲妇女 NGO 论坛散记	金一虹(201)
曼谷随想	陈雅(208)
游览奴隶岛	赵琥(210)

闲谈说笑



闲谈说笑之一

- 中外妇女工作略谈 … 罗晓路 汪晓敏 陈 雅 (213)
邓春黎 马忆南 林 华
葛友俐 刘伯红 谢丽华
郭建梅 王行娟

闲谈说笑之二

- 海外会议的收获 张李玺 乐 平 (227)
谭 深 朱晓冬

闲谈说笑之三

- 女孩与男孩 龚燕灵 刘东晓 (233)
丘心颖 宁九云 朱晓冬



宫 倩

我的故事

年龄二十七岁，职业记者。普普通通一小女子，与旁人并无二致。羡慕轰轰烈烈度此生的人，与他们相比，老觉得自己白活了一般。结婚已二载，先生对女性关心尊敬备至，只是坚决保证自己挣钱比妻子多。这使我更加坚信：妇女的解放要从经济独立开始。

敞开你的心扉

去岁二月，我有幸到曼谷参加了“妇女与媒介国际研讨会”。其间所历、所见、所闻、所感，尽录于日记中。琐屑虽琐屑，却是鲜活如初。仅择三篇，与姐妹们共享。

1994年2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是阴历大年初二，北京正下着大雪，而我却走在被太阳照射得白花花的大道上。泰国！泰国！这色彩斑斓的南洋之邦，点燃了我的好奇心。

这儿是曼谷的远郊。周围亦无大的商场。今天还未正式开会，我和同行者冒着大太阳，不屈不挠地“探索”马路上三三两两的小店。

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小姑娘端来两杯冰水。饭馆的一角，却恰

敞开你的心扉

然坐着两个来参加会议的同胞。她们已点了一碗青菜肉汤，一盘青菜炒香菇；又好奇邻座竹筒里的东西，兴冲冲要了一客，发现只不过是糯米饭。为了对付这大热天，她们脱了皮鞋，背在包里，赤足走天下！何等自如气派。不能想象在国内她们会这样放松。想起一专家讲过，中国妇女的一个误区是总想把各种角色都扮演好。早晨一睁眼，就是妻子、母亲、女儿、经理，这些担子压在肩上，她们变得非常疲惫。而此时此刻，这一切都远了。只有一个自由自在的女人，与其他的伙伴们一起，讨论自己的事情。这是多么愉快的时刻。

1994年2月16日 星期三

下午去参加“肥皂剧中妇女形象”的讨论会。有趣的是，在座的多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南美的代表。共同特点：滔滔不绝。我谦逊地坐在一角落里。十分钟后，我明白了，如果不勇敢点儿，今天这四小时大概不会有我的份儿了。

我高高举起双手，向主持人申请发言，她稍有些吃惊，东亚妇女大多只是热心的听众。我站起来对比了两部国内较受欢迎的电视剧《渴望》与《特区打工妹》中妇女形象的塑造及对观众的影响，居然大受欢迎。

我想我们中国女性做了许多事情，但往往不善表达。大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使我们觉得谈成绩未免有溢美之嫌。外国妇女是唯恐别人不知道，而我们则是“默默奉献”。这其实不利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交流。

1994年2月20日 星期日

香港代表朱迪思·克拉克(Judith Clarke)希望能采访我和其他两个中国代表。因为据她观察，中国媒介广告中利用妇女形象获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说实在的，我们有点犹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感觉有些国外



的人关心我们的负面远胜于成绩。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似乎总是千疮百孔。而这使我们不太舒服。这时朱迪思说了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说：“你们要不告诉别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大家就会将你们忘记了。”是的，那岂不很糟？我们放下包袱，倾心而谈。文章登在会议的通讯上面，话说得很实在。

只要敞开你的心扉，全世界姐妹们的心是相通的。

女孩子长大为了要嫁人……

葛友俐

我的故事

葛友俐，女，1988年夏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书期间，曾受王家湘、吴青老师的引导，又受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的影响，就职于福特基金会期间又甘于同白梅(*Mary Ann Burris*)，司徒丽莎(*Lisa Stearns*)为伍，并同司徒丽莎共同策划和组织了“东西方相遇”翻译小组，已有数篇小文见于报刊，内容均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妇女解放之点滴。常被丈夫及男性同事斥为“不务正业”和“瞎起哄”。终于堕落成为女权主义者，不思悔改。并于1994年9月调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专司“妇女发展和反贫困”。

女孩子长大为了要嫁人……

因为工作忙，母亲在我刚记事时，便将我送到上海的祖父母处。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终身未嫁的姑奶奶。这两位女长辈自然担起将我管教成个“女孩子家”的责任。祖母是身教，她每天默默地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凌晨四时起床、出门排队买菜、六点多钟一大篮子菜提回家、做全家人的早餐，然后便是洗衣服、收拾房间、做饭、洗碗。已退休闲居在家的祖父除了掌管家中的财务之外，几乎从来不帮她做什么。奶奶却从无怨言。姑奶奶对我是言教，她不许我吃饭出声、大声说话，甚至举手投足的姿态怎样才算合适



都有明确的指点,被管急了我也会斗胆问她一句:“为什么你从来不说哥哥?”她却冷静地答道:“因为你是女孩子!”放学后,哥哥天天在外面疯玩,而我却常常被她关在家里学做针线,或帮祖母拣菜、扫地。饭桌上,她常常一边往哥哥碗里夹好菜,一边教育我谦让的美德。实在感到委屈的时候,也会大声问她一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她还是冷静地答道:“因为你长大要嫁人。”

“女孩子长大要嫁人”成为祖母和姑奶奶娇宠和放纵哥哥却约束和管制我的天然依据。它让我失去了多少童年的欢乐。似乎于我,对自己性别的最初意识便是和这种区别对待和不公平联系在一起的。

该上学了,我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是一个乐观、坚强、极富独立性格的女人。50年代的学校教育,给了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自信。计划经济下的就业、工资及福利制度也给了她的这种自信某种体制上的保障。她努力地工作,年年捧回各种奖状。母亲经常自信地对我说:“只要自强不息,女人不比男人差。”那时,她真诚地相信国家已为男女平等创造了一切可能有的条件。剩下的事,就看女人自己了。作为母亲,她给予我身心上很大的自由,使我得以走出童年的压抑,母亲的精神感染着我、伴着我度过小学和中学时光。

1982年,我离开了母亲,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求学。入大学的兴奋劲犹在,便听老师说我们这个年级女生的录取分数线比男生平均高出十五分,追问其原由,老师叹口气解释道:收这么多女生,今后分配不出去呀!

母亲的自信在我刚刚离家之后,即被我所遇到的现实打了个折扣。

也许是刚入学便感到某种压力,我们女生普遍比男生学习用功,女生们在图书馆苦读的时候,男生们却时常三五成群地喝酒、侃山、打牌、打麻将。他们常使我想起那些仅仅因为性别而被排斥